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上

丙氏城曰篇中記喪者十八故今取其言喪之義者入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次爲檀弓上屬君卿大夫士者爲檀弓下

姚氏際恆曰此篇疑義特多僞言百出觀其文偎便儇利亦可知是賢者過之一流人故不必言之其皆實與義之皆正爾列下帖然其中亦有可採者學者宜分別擇焉可也篇中凡言春秋事與經傳多錯互

夫明明經傳而且畢之况其無可證據者乎讀檀弓者當知之此篇爲子游門人之後人所記疑義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以檀弓名篇何也註疏皆謂檀弓達禮故首稱之然則曾子有子之屬反出檀弓下耶愚謂戴聖仕於孝宣朝宣固孝武嫡曾孫也戴之首記檀弓而標爲篇目者以此其中多載喪禮有可爲儀禮疏者如銘明旌也重主道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之類是也有可補儀禮闕者如天子之棺四重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之類是也雜採列國之語詳於魯

晉其文筆能于左國外自成一家言若衛若宋若邾滕亦可補國語所遺至若孔門三世皆出其妻曾子子貢入廐修容抑夏則揚曾抑曾則揚游復護言游爲汰恣意雌黃此稷下狂生之橫議也戴氏皆詳錄之烏知其不可以信一時傳萬世哉

姜氏兆錫曰以篇首二字名篇分上下者猶曲禮之意也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篇內亦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齊氏召南曰與孔子子游同時則非六國之時也或作此記之人爲六國時人耳

任氏啟運曰篇中多推尊子游似劉說近是但篇中所記多傳聞非實而孔云仲梁子六國時人則成是書者必戰國時人非弓也或弓有所記而後人因之未可知耳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姚氏際恆曰檀弓免焉鄭氏謂故非非為禮以非仲子以下章子游麻衰弔謂子司冦知之或有然然欲正人非禮已而先為非非禮甚迂而不可訓也伯子答後檀弓不復再語另接子游問孔子則記者歸重子游初未嘗以檀弓為知禮也故謂此篇為子游門人之後人所記不誤

姜氏兆錫曰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之族檀姓弓名魯之知禮者也免袒免也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于髻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客死而無主者亦為之服若其有主者則弔服

加麻而已今檀弓初非同姓而其家亦非無主不宜服此疏謂因其廢立而爲過禮之服以譏之也何居怪辭子服氏伯子字註謂仲孫蔑之元孫景伯蓋主人之兄弟也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弓以仲子遺命舍孫而立庶子故怪之而小斂前主人未居阼階猶受弔於西階之下此所就伯子于門右以問也猶尙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詞伯邑考文王之長子衍微子之庶弟微仲也微子舍孫立衍疑是殷禮文王立武王蓋亦太王傳位季歷之立先儒以爲權或亦以爲遵殷制也應氏曰檀弓信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

正非夫子明以示之孰知立子之爲非乎愚按大宗之義自天子下達得聖人言而後天經地義萬世爲昭也三代而下王侯廢立之禍多矣則此義之不明也與

方氏苞曰聘使至他國主君賜饔先薦于祖考卜一尸或昭或穆則子姓未有不從者而卒于他邦朋友爲之袒免以從之者非主喪之子姓耳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故以子不在之服感動之何居謂義何所處伯邑考疑無子未可爲舍孫立子之證設有子而未立武王周公封建所必先未有不見于書傳者微子

舍其孫腯而立衍非獨從殷禮也作賓定國以成其仁舍孫立弟以明其義其事與太伯不嗣傳國于仲雍略同太伯蓋不忍挾商之天下并不欲受周之封國皆遭變而止于至善孔子所以目爲三仁稱其至德也

任氏啟運曰本文言兄不言祖是以親厚爲之兄非以無主爲之祖也且弓來弔初未知其立孫即見而驚問猶未遽得定論安有先爲祖兄以譏之之理又按周封同姓不聞有伯邑考之後是考無後可知微仲之賢與微子並稱或是民所愛戴或是王命立之

總是一時權宜非常法也孔子殷人而曰立孫安見殷人必立弟乎後儒據此謂商質立弟周文立孫似非確論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魯曰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託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姚氏際恆曰隱犯皆指諫言事親有隱無犯即論語

幾諫之義事君有犯無隱即論語勿欺而犯之義鄭氏看隱犯作兩義故別以隱爲不稱揚過失誤矣此處諸儒已多駁過然鄭之以隱犯爲兩義者以事師曰無犯無隱有難通也而前儒于此則不能了不知此隱犯亦與上同義既爲人師安有過失使弟子諫蓋記文亦就君親之隱犯爲湊合而言耳養說文供養也非獨指飲食凡供養皆是故鄭解有方爲不可侵官若無方是無專職事事皆當爲之也方喪方字已爲後世以日易月開端矣心喪三年曰心似乎無服故鄭引若喪父而無服以證之然愚謂師恩有重

輕任人爲之故喪服不言以其無一定之服耳非竟無服也

朱氏軾曰左右郎是方無方謂左右無一定有方則左不得右右不得左也人子事親自衽席几杖之微以至繼述之大白一身嘗笑居游之節以至蒞官之忠臨陳之勇凡父之事莫非子之事而子身之事又莫非所以事父之事非若設官分職之各司所事而已養者供也奉也事親承顏喻志悋供子職庶一室豫順高堂杖履優游頤養天和可謂能養父矣事君水火工虞無曠厥官使庶績咸熙一人垂裳端拱安

享玉食可謂能養君矣師弟義比君臣情同父子弟子職所載沃盥饋食與子之事父無以異而不止此也師之所望于弟子者傳吾道耳一堂授受心領神會相悅以解庶不負師教而能傳師道如是而後可謂養師就親也愛慕之誠不在離合之迹膝下承歡相對融融就也陟岵陟屺明發有懷亦就也疑丞輔弼朝夕王前就也君門萬里天威咫尺亦就也顏閔由賜之從遊患難相依就也不及門之蘧瑗異代之孟子其終身依歸私淑諸人亦莫非就也服勤至死謂服勤所養之事終子臣弟之身而不衰也

姜氏兆錫曰就養猶言趨承也饒氏曰左右或音佐佑非也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無方者言或左或右無定方也子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者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定方也臣於君各盡職守而已故有方也朱氏曰親者仁所屬故有隱無犯君者義所屬故有犯無隱師者道所屬故無犯無隱劉氏曰隱犯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責善而傷恩故當幾諫君臣主義隱則畏威而害義故勿欺也而犯之師弟恩義兼又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故不必犯亦不必隱致之言

極謂極其哀也方之言比謂比於親也二者皆斬衰三年心喪則身無衰麻而心有哀戚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方氏苞曰疏引晏嬰之事以證註盡據左傳旣以告於公故與叔向語而及之但非記者本義記謂不隱情以成君之過耳古者列國分士君臣甚親不獨公孤卿大夫及朝廷之士朝夕御于君所卽鄉遂公邑都家羣吏凡有事于郊野亦各承其事故曰左右就養也視學養老則學校之官左右供奉郊望類蜡游田朝會則所至之地有司左右供奉故曰有方

齊氏召南曰隱是緘默容忍知而不言之謂注非也

疏尤無謂若謂旣諫卽可言君之過必無此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吾取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劉氏爨曰然終不若改墓之爲安也

湯氏三才曰杜氏請合而不哭豈其所欲哉

姚氏際恒曰凡古事古禮有與後世懸殊者不可執

今以疑古也如記文明謂武子成寢室而存杜氏之

葬于西階下當時容有此事而鄭氏謂夷人冢墓以

爲殯按杜氏仍來請合葬則未嘗夷可知也張子厚謂此必是殯豈容城中有墓皆非也請合葬焉張子厚又謂掘其柩以歸合葬陸農師亦謂請遷于外而合葬之皆非也

朱氏軾曰細玩禮文是杜氏以新死者就殯合葬武子謂合葬之禮其來已久不能禁杜氏之不葬也既許其葬又何靳而不令哭耶然嬌固不脫齊衰武子且善之何至夷人冢墓果夷墓爲宅杜氏欲合葬可得乎此與晏子春秋所載景公事皆無稽之論也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成殯而夷人墓不仁也不改葬

而又請合爲亦非孝也許其合又命之哭矯以文過
也且寢以安身乃處於人之冢上墓以安先乃處於
人之階下乎皆非禮也
方氏苞曰古者萬民族葬墓大夫掌之兆域必在郊
野卿大夫居國中即休沐之居亦宜在私邑無緣有
成寢而墓在階下之事盡周禮久廢勢家縱侈作苑
囿于郊野因成寢室以恣淫樂也觀魯公薨于臺下
則强臣則而冢之苑囿中各有寢室可知矣吳夫差
宿有妃嬙嬪御焉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則當
時列國君臣之淫侈皆可見矣

齊氏召南曰按注未確季氏不仁甚矣而矯僞以文過有何稱乎記此者以爲戒也方正學曰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于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一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朱子曰出母得罪於祖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是正禮孔子卻是變禮也又曰子思所答與儀禮都不相應禮爲人後者爲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

吳氏澄曰子上父在不得爲出母服者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其私親不爲伯父後而接續主祭者禮大宗無子不立後而但奪宗也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

姚氏際恆曰諸儒解此事或謂禮宜爲出母齊衰杖期或謂禮不宜喪出母或謂喪出母爲聖人處權不

喪出母爲子思守禮或謂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伯者乃賢者之過子思正欲用禮紛紛諸辨皆可不必孔子必無三世出妻之事也黃叔陽曰夫子年十九娶宋亓史記注作上家語作亓并字誤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史記無二字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亓官氏卒傳記之所可考者昭然如此豈可以爲世出其妻乎按黃之前說乃史記註引家語其六十六夫人卒之事史記家語皆無之彼說固難信今欲闢彼說而僞撰其事以爲證又烏乎可

朱氏軾曰道隆則隆道汚則汚道義也義可厚則厚可降則降不問禮制之有無也按儀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又曰爲父後者則不爲出母期先儒謂爲父後則父沒矣父沒主祭則不服私親據此則伯鯉父在喪出母爲禮子上之不喪爲變于禮矣竊意喪服此條乃漢儒增入孔子子思時本無此禮然母子天性有不能恝然于衷者伯鯉天資純厚夫子不忍違其志而聽服期盡以義起也義可隆則禮隆者不妨隆義可降禮隆者不妨降然必見道之眞如聖人乃能之大賢以下不得不守其常故子思曰我則不能或

曰先王制禮隆殺之宜審之悉矣安得有義外之義曰禮固道也而有時不盡乎道者緣情也因時也如母喪三年嫂叔小功婦服舅姑三年之類不得謂先王之制爲非亦不得謂後人所變爲不是要揆之于道無悖焉耳然三世出妻子思母嫁必非實事先儒言之詳矣

徐氏乾學曰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是子思前未有不喪出母者檀弓凡言始皆變禮之失此亦微文示譏耳

陸氏奎勳曰爲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杖期父歿

嫡子爲父後者無服以不祭爲嫌也若衆子則雖父歿猶得服期禮之正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信斯言也於禮不合況夫詩詠文德首曰刑于傳列鴻妻曾聞舉案孔門大聖大賢豈有三世出其妻者此皆起于戰國遊士詆毀之口案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子昭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亓官夫人乃卒其無出妻事明矣

姜氏兆錫曰子上子思之子其母子思之出妻也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孔子聽伯魚之喪出母也道猶禮也汙猶殺也隆謂有服汙謂無服白子上名伋子

思名也此章陳註全背禮制與古註歷相反今一以古註正之鄭註曰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無服孔子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記禮所由廢也疏曰按儀禮喪服經傳子思旣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禮可隆則從隆謂父在爲出母宜隆厚也禮可殺則從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宜減殺也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聖祖亦過矣陳氏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爲甚是哭於期以內則可哭於期以外則甚也道隆以隆故喪出母道汙而汙故喪不過期子思

知之而以不能自詘殆非也愚歷按古註蓋言先聖之盡禮而子思始變之也而陳註乃謂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不合爲出母服伯魚期而猶哭孚思難乎言伯魚之合禮也故爲權詞以答之蓋欲子上之守常以行禮而不欲其加隆以變禮也夫陳註之與古註其是非如是相反者何哉原其病蓋緣禮爲父後者無服解有不合而然也陳註不論父在父卒而直以伯魚子上皆爲父後者則于母自合無服而古註則以父卒乃與尊者爲一體所傳重而後無服故相反也據儀禮喪服篇言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此經

也又言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傳也又釋無服之意謂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引舊傳以釋傳也又釋尊者爲一體之意謂不言與父爲體而言與尊者爲體本祖以下而言也此以註釋傳也由傳及註推之蓋長子正體于上嫡嫡相承又以傳重爲宗廟主是爲父後本于父卒承重非謂父在時也且經傳不言出妻之衆子爲母期長子則無服而言出妻之子爲母期爲父後者則無服是其言出妻之子該衆子長子而言而其言爲父後者乃以父卒長子承重得名又易明也喪服小記云爲

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註云
事宗廟爲祭主者不得服其私親也夫出母是私親
以父卒身爲祭主而不得服則父在爲祭主其爲之
服宜也如之何以父尚在伯魚子上妄謂之爲父後
者而不服出母也且陳註以伯魚子上皆爲父後而
不當有服則伯魚期固非矣況期而猶哭乎伯魚責
固難辭而夫子乃不亟止其期而徒微其猶哭則是
違禮徇俗而姑爲紾兄者之徐徐爾也而至聖又豈
爲之者考孔氏三世皆母與廟絕孔子出其妻而其
後聽伯魚之喪之者父在時也子思之母嫁于衛之

庶氏而不爲服者父卒後後也今子思何在而不聽子上之喪出母故言自子思始以慨之若不論父在父卒而長子概不爲出母服則不爲服者已始于子思之自不爲其母服矣不待其不聽子上之喪出母而後云自子思始也孔氏三世始末並見此篇之內則註疏稱父卒爲父後者乃無服歷考甚明而陳註未之思也故愚備載而質之以俟達禮者擇焉

任氏啟運曰子思于出母其神傷于出妻其詞厲此爲子爲夫之別也夫于妻有絕道子于母無絕道聖人制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夫亦知子之心必有不忍

故也夫子寬仁故使子喪之子思嚴毅故不使白喪之于是見聖賢氣象之別而玩子思語意亦似其妻罪大也然則人子處此將如何父殁則喪之父在則聽命于父焉爾又按孔門三代出妻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亦可見古人夫綱之肅內治之嚴婦人是夫比于君父家道之成此義著也自出妻之法不行而强妻悍婦遂敢抗衡其夫甚至淫垢橫行喪家絕嗣而莫可制皆由此義之不講故也然則說禮者何必以出妻爲孔氏諱哉程子曰世俗以出妻爲醜行隱忍不敢發不知纔修身便到刑家妻不善便當去也

或問古出妻有坐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似非大惡

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不忍以惡大出之使以微罪去古語云出妻令可嫁絕友使可交是也

方氏苞曰疏以父在父沒別隆汙非也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之子而遇出母之喪皆父在之時則張子謂道隆道汙就所出之母以定似無疑矣蓋或見出同而過有大小也

齊氏召南曰非之按正是爲父後者無服何謂非之子之先君子疏指孔子陳氏集說指伯魚爲長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又音畿

孔氏穎達曰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不拜示不爲後也重耳在周時知先稽顙後拜者士喪禮周禮也云拜稽顙者謂拜之時先稽顙

喪大記云拜稽顙與士喪禮同

朱子曰拜而后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

姚氏舜牧曰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賓不若先稽顙自致其哀耳故孔子從其至

吳氏澄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手一拜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又曰周官九拜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周官謂之空首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至于地在手之前此拜之最重者稽顙卽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爲吉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手一拜後

作稽首一拜

姚氏際恆曰此云稽顙后拜士喪禮皆云拜稽顙喪大記亦云每拜稽顙與此不同孔氏謂士喪禮諸文拜稽顙者爲拜之時先稽顙此執禮解禮之曲說也又孟子述子思再拜稽首而受稽首再拜而不受是吉禮其於受不受亦分拜于稽首之先後與凶禮同此等禮今無由考不必強爲之說也鄭氏以拜稽顙稽顙拜分周殷益謬　若拜與稽首稽顙諸義則有可考者拜者字從兩手從下兩手爲拜也內則云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則拜之用手爲義甚明

尙書云拜手少儀云手拜皆是也先兩膝著地次用兩手相交但折腰俯首而巳荀卿云平衡曰拜謂首與腰齊也吉凶禮皆用之稽首者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荀卿云下衡曰稽首謂首下于腰也吉禮用之稽顙者較稽首之首至手者爲重首至地其兩手開也凡首至地惟顙貼地故謂之稽顙荀卿云至地曰稽顙凶禮用之此三者之大較也惟拜則卽起以用手不用首故也稽首稽顙則遲起故曰稽稽者稽留之義以遲爲敬以用首故也惟拜又爲總名亦兼稽首而言拜通稽首稽首不通

拜也如尙書拜手稽首則分別言之其餘若論語拜下禮也孟子使己僕僕爾亟拜之類皆兼稽首而言也又少儀婦人肅拜此立拜也亦名拜皆不可以辭害意此外又有頓首者不見于諸經惟左傳穆嬴日抱太子頓首于宣子及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爲跣頓之義與稽顙正相反以首叩地而速起凡急遽有求倉卒致情時用之此禮之變非列于拜禮中也自周禮作妄爲列于九拜之一而註者不達釋爲平常吉拜是誤以頓首爲稽首矣其後遂以頓首易稽首之稱無復有稽首者沿流及今反以稽首爲凶

拜尤謬誤之可笑者也又立而折腰曰揖論語揖所與立鄉飲酒禮作揖亦曰肅曲禮肅客而入左傳三肅使者大抵與今之拱同今則以鞠躬俯首近地為揖微鞠躬俯首舉手為拱又不同

姜氏兆錫曰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者叩頭觸地以哀親也顙卑順之貌頎痛切之意先加敬於賓而後盡哀于己是得行禮之序故為順哀常於親而敬暫施于人是極自盡之道故為至從其至者亦與盛戚之意也愚按家語孔子以上有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于孔子十七字較有緣起宜

增之

齊氏召南曰殷拜周拜是想當然其實並無所據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謝式志反
泫胡犬反

陸氏德明曰防墓防地之墓也

陳氏澔曰封土爲鄣曰墳一恐人不知而誤犯一恐已或忘而難尋泫然流涕者自傷不謹之於封築之

時以致傾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萬氏斯大曰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既葬之後雖封土爲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爲壙也壙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綍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之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沖嚙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有改葬緦之服豈孔子於親墓崩及

兆域第虛援古不脩墓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

崩者四尺之封也

姚氏際恆曰古也墓而不墳今則墳矣豈生今反古

乎東西南北之人在後人目孔子則可安有孔子預

知自疑之理古不修墓不知古果有此制否即有之

任其崩壞而不修則是失於本心又不止于生今反

古之愆矣

朱氏軾曰程子謂孔子先反使弟子治葬誠敬不至

纔雨而墓崩無論孔門弟子無奉師命而不誠敬將

事者即聖人至仁至孝豈肯以窀穸人事委之不慎

之弟子張子謂孔子時年十七安得有門人禮經駁雜至此已甚而吳文正公必曲爲之護殊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合葬者孔子于父墓在防奉母合之也塋域曰墓封土曰墳東西南北言遊無定居也識記也一則恐人誤犯一則恐已難尋故封高四尺以識也雨甚墓崩故門人脩築而後反告之者三而孔子皆不應且泣然流涕者以弟子不能謹築以致崩圮古人則敬謹之至無事于脩也

任氏啟運曰按葬母時孔子未適他國安有東西南北之人語亦得之傳聞而妄記之

方氏苞曰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然與其掛數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正其位掌其度數墓而不墳蓋殷道故曰古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自防叔奔魯未有起家爲大夫者當從殷禮孔子封識蓋以義起故自白之古者墓而不墳正爲封土歲久必崩壞也今始爲封而甚雨敗之自不得不更築遭事之變唯隱自痛而無可言者是以不應及三告則不得不以其故語之矣

齊氏召南曰方正學謂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於人而不修何取

于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于五父之衢亦然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陸氏佃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吳氏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內故謂之師友之間

姜氏兆錫曰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孔子哭之師弟之禮也聞使者言而命覆棄其家之醢者蓋痛而不忍其似也　又曰朱子曰子路仕衛之

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爲之也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友于寢門外今中
庭在寢外門內故陸氏謂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方氏苞曰醢朝夕必陳之物而可久留故命以巾羃
覆之旬日中勿以醢進也若巳陳之醢則宜命徹不
宜覆之地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朱氏軾曰有宿草不哭謂一期之外不復哭也若始
聞朋友死雖在數年之後有不哭者乎或謂小功不
稅何況朋友曰哭非稅也彼小功即不稅能無哀乎

姜氏兆錫曰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乎此因上章哭子路而類記之以見禮無過不及之意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陳氏澔曰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不謹則有悔惟其誠信無此患

姚氏際恆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言喪雖三年爲極但既亡則終弗之能忘矣故卽以故君子云

云陳可大謂既葬曰亡此本中庸章句解事亡如事存亡字以爲既葬則曰反而忘焉之說此解殊牽强令陳直以亡爲既葬益非矣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從來解者皆貼親喪說殊不然終身之憂似忌日矣一朝之患鄭氏謂毀不滅性陳可大謂指上必誠必信所以無冢宅崩毀之事並迂又與下故忌日不樂義不貫按此二句乃古語孟子引之故此用故字孟子用是故字記文取有終身之憂句喚起忌日不樂義無一朝之患是陪說孟子則取無一朝之患句以明上文橫逆之事有終身之憂是陪說孟子

又解有終身之憂爲憂其未能如舜觀此同一有終身之憂句記文作忌日用孟子作如舜用則釋古人之書者其可粘滯執著死古人句下哉祭義作君子有終身之喪此方專指忌日

朱氏軾曰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身弗忘于何見之于忌日勿樂見之也一朝之患句不重蓋古有此語連引及之註以患爲滅性未是

姜氏兆錫曰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

謂於生者無所疑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故
雖已葬而不忍忘親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
日之謂也一朝之患如冢宅崩毀之類惟一出以誠
信則無此患矣此蓋言喪有盡而哀無窮之意也
方氏苞曰誠者物必堅良也信者用無僭忒也亡以
人子而言蓋喪期雖以三年爲極至于哀慕之心則
至於身亡之後而弗能忘猶三年間所謂子之於親
至死不窮也
齊氏召南曰按注太遠後儒說亦不一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音甫聊鄹同側留反曼音萬

陳氏澔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少孤及顏氏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虞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

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恩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湯氏三才曰其愼言其愼重如此也防今啟聖林南負防山北臨泗水

姚氏際恆曰此僞妄之說前儒多辨之不更贅

朱氏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聊曼父之母況五父之衢之殯如此其愼也殯而不葬以待求父墓而合也此豈少而無知者之所能母在而不尋父墓可謂有知乎聊曼父之母與聖母善其非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禮經背謬無過

于此亟當刪之

陸氏奎勳曰柩將還葬者爲殯與喪三日而殯不同左傳詛于五父之衢爾雅九達爲衢蓋地廣可停柩者愼字當從鄭氏作引問于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記者另叙合葬之由而解者連上疾讀宜其誤矣至史記所云野合緯書云感黑龍之精他若挑處子于溪江誅正卯于兩觀之下誣孔者肆爲穢說尊聖者故涉神奇均有識所不道也

姜氏兆錫曰不知其墓謂父墓也五父衢名殯謂殯母也殯葬皆有引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

也禮無殯於衢者註謂欲使人怪巳以發問端也人見柩在路皆以爲葬而引乃殯引可怪甚矣聊曼父人名故問其母而得之也又曰馬氏曰叔梁宋人喪葬從殷制墓而不墳此孔子所以少孤而不知其墓也陳氏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父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母顏氏之死時孔子年二十有四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身之至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母死殯于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曾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哉馬遷又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而鄭氏因之則益惑矣且

如後世臣堯臣瞍之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今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愚按此說乃生於戰國魏之臣李由由母少寡與李音通而生由王愛之而問曰古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將爲折毀也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乃曰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子順悶之以詰王王曰由假以自顯無傷也子順曰造謗誣聖非無傷也事詳孔叢然則馬遷蓋承其說而記者亦謬錄之與

任氏啟運曰按孔叢子魏欲相李由而由姦生不知其父由設此以自解當時孔斌已斥其造誣謗聖矣記者因由妄語遂信而錄之爲戰國時人可知

李氏光坡曰此節未詳

方氏苞曰司馬遷野合之誣鄭康成以註此記故孔氏子孫輯家語以別白之備載前毋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聖父年餘七十孟皮廢疾乃求婚于顏父年齒不倫故誤傳於野合其情甚顯賈逵奉詔疏鄭注不敢正言其非故謂馬鄭之說與家語文義無殊乃不得已之游辭耳不知遷以身被宮刑爲百世之垢

乃于自古聖賢皆傳誣妄語以汚之於堯則曰知子丹朱不肖念以天下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受其利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於湯則曰吾甚武號曰武曰於文王則曰陰行善又曰閎天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用此脫羑里之囚而得專征伐果爾則是諸臣陷君於不義而文王之立身皆魯叔孫婼之不如也且方是時伯夷召公太公畢公安在乃懷奸挾詐而爲此回面汚行之舉乎於武王則曰以輕劍擊紂以黃鉞斬其

頭懸太白之旂衞武公則傳爲弑君兄而篡立之賊孟子則勸齊伐燕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傳戰國游言曰啟與交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實令啟自取之其無忌憚至此則至聖身無可疾而重誣其父母何足怪哉自漢唐以來羣儒皆欲辨其誣而未得其要領故特著之顯達謂非全不知墓之處所乃不知柩之所在是也自殷以前墓而不墳鄒大夫雖仕于魯其官卑自當守殷禮不封不樹古無墓祭聖母少寡謹于禮法無爲數適墓所故久而失迷此事理之無足怪者五父之衢必聖父平

生游處熟習之地度當年送葬者必多故殯焉以發人之疑而啟問端卒於此焉得之陳氏謂必無殯于路衢之理不知遭事之變不可以循故常輿棺入肆而加攢塗并象西階爲壁以依肆爲簷以吐霤而廬于其側非禮之可以義起者乎今聖墓之右有子貢築室舊址亦古禮所未有若竟無聊曼父之母則如之何孔子無不知父所葬之方所而晏然終身之理如知知其在防而終不知柩之所在則近其地而別葬焉可也既得之則身爲司寇不可不從周法而合葬與郰大夫卒時異矣

齊氏召南曰按自有此說史記家語俱妄衍其事而

史記則誣矣陳氏謂此經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据以爲寔是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陳氏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

姜氏兆錫曰喪去飾故不緌蓋不相不歌者不以吉干凶而不緌者不以凶即吉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班氏固曰夏后卽木以相周無膠漆之用殷人棺槨又加膠漆也

羅氏頎曰軒轅制棺

姜氏兆錫曰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尙陶用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燒土爲甎而四周於棺坎有槨之象殷人尙梓始以木爲棺與槨周又於棺傍爲置墻翣則肅飾矣非直爲觀美凡以肅乎人心也塈周一名土周火熟之曰塈柳衣障棺猶墻故謂之墻卽喪大記帷池之屬翣狀如扇喪大記黼翣黻翣畫翣皆是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

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方氏苞曰有虞氏瓦棺則夏后氏以木矣塈周者殯葬時以塈周于外以護棺也故殷人因之加椁爲疏謂塈周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似未安既有瓦棺又爲瓦椁則廣輪有加而陶冶益難義無所取盡郎以塈周于棺外耳殷以後之椁以衆材攢塗乃用塈周之意而以木易塈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

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陳氏澔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勝金也

姚氏際恆曰此文已爲不韋月令開端尚黑白赤未詳其義疏引舊說謂正色有三然靑黃非正色乎鄭氏以物生色黑及芽白萌赤解之此緯書註甚鑿陳可大謂禹治水尚水色水非黑色觀禹貢別言黑水可見湯征伐得天下尚金色于周無可言乃取五行相尅之義以爲火勝金矣幼淸祖其說變相尅爲相生謂夏以金德王黑水色水者金之所生周以木德王赤火色火者

木之所生于殷無可言爲以水德王白金色金者水之所從生又與上義反皆鑿謬揆此則三代尚色之義恐附會也周戎事乘騵取大雅駟騵彭彭爲說而因以爲夏乘驪殷乘翰耳然六月詩比物四驪采芑詩乘其四騏周豈嘗用騵乎殷戎事乘翰取易白馬翰如爲說以翰字代白馬義甚疏謬陸德明謂翰又作鶾無據

姜氏兆錫曰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齊氏召南曰按三正紀之說未可信不如孔安國謂

改正朔起自殷周爲確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姚氏際恆曰哭泣之哀數句似從孟子來以其易齊疏爲齊斬也語孟中未有斬字幕分布繆或是當時奢儉之別鄭氏布爲諸侯繆爲天子殊武斷若謂曾申以魯僭用天子禮諷穆公不宜用先世所習用者而申欲一旦異之亦迂矣

姜氏兆錫曰穆公魯君名不衍哀公之曾孫也曾子

曾參之子名申學者饘稀者粥此先言王侯以下禮之達也幕以覆棺𧙗以布爲幕諸侯之禮也爲以綃爲幕則僭天子矣此因以見王侯禮之等也

方氏苞曰齊斬之情古者父在爲毋期故兼言齊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吳氏澄曰孝子之事親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申生必殺而後奚齊可立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然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

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姚氏舜牧曰申生所處地位極難晨牝先杜其諫路有必不可言者女戎先絕其夫路有必不可逃者事出不得已而從容就義此人子之至難

徐氏揚貢曰驪姬妖孽獻公迷惑申生不敢言不忍言一安字盡之

湯氏三才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先儒責其陷親不義不得爲孝然臨死惓惓宗社其志不可悲乎獨惜其不學知經而不知權耳

姚氏際恆曰以爲其世子鄭氏曰可以其孝則未之

有若然凡孝子必當謚以孝而後可為孝乎迂亦甚
矣鄭氏之說蓋誤本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不知此乃當時諫阻申生伐皋落氏故為聳其
言以希動聽若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子其死之非
又以死為孝耶孔氏援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父不義也陷親于不義故曰不孝其說尤悖人子以
孝名者多不幸處其變即以舜之大孝尚不能掩其
父母之頑嚚亦可曰陷親于不義而非孝乎後儒因
鄭孔此說遂羣以申生為不孝陳守之尤極詆之曰
申生之死于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于義

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恤國家之多難不顧生死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嗚呼申生之孝孰有加於此數言也惟以傷親之心爲大故不言惟以不可處無父之國爲大故不逃忘躬而且恤國家之多難死不忘忠也臨死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死不忘敬也其極誠之者非所以極讚之乎至謂其可以言何以知之謂其躬之不閱何以見之尤妄矣吁人臣人子不幸而遭逢艱窮勢竭乃爲此死忠死孝之事千古豈有印板之忠孝乎哉後此宋儒高託中行以千古瑰異嶄截

之行槩加抑下不之許可皆自此一種議論有以啟之耳若是則人心益無感激風俗日以偷漓徒取便于拘文牽義旅進旅退之傳耳豈不可歎哉

朱氏軾曰文正之論申生最當但恨不爲太伯伯夷耳

陸氏奎勳曰申生之得謚爲恭與衞世子伋相同伋卽其伯也史遷班固皆失考余于鄘風柏舟特爲顯微闡幽

姜氏兆錫曰獻公以驪姬殺世子事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卽文公也盍何不也勸其言志於公而不

從者恐言則姬以讒誅使君失所安而心傷也又勸其奔他國而亦弗從者既不忍辯此名矣行將何往也狐突申生傅也辭之者將死而與之訣也伯氏註謂狐突別氏也狐是總氏伯則以字爲氏後云叔氏專以禮許人亦此類也謚法敬順事上曰恭　又曰疏曰申生自縊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謚恭而已

續禮記集說卷十一

浙江書局刊

金承樸校

高復祥校

嚴曾銧校